

正确政绩观 行思录

答卷

■院浩

延安枣园，一孔窑洞，黄土斑驳。我把掌心贴在墙壁上，仿佛触到了历史的脉搏。恍惚间，一段对话穿越时空，在耳畔轻轻回响。

1945年，中共七大闭幕不久，党中央决定让朱瑞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。然而，这位曾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的高级干部，却主动走进毛泽东的窑洞，请求去延安炮兵学校当一名教员。

毛泽东有些意外：“由‘一方诸侯’到一个‘教书匠’，连降三级也不止啊？”朱瑞答得坦诚：“只要能让我搞炮，什么级别对我来说都不重要！”朱瑞恳切地汇报了自己对人民炮兵建设的设想，表示“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大炮，和大炮交朋友”。这位曾在苏联克拉辛炮兵学校深造的高材生，深知炮兵是现代化战争的关键兵种，也是当时人民军队的突出短板。

在“个人前途”与“事业需要”之间，朱瑞作出了自己的选择。

上任后，朱瑞率延安炮兵学校师生奔赴东北，在林海雪原、白山黑水之间，几乎从零开始建设一支人民炮兵。没有现成装备，他就“分散人才，征集两材”——把人员分散到各地搜集散落的火炮器材、征集资材。不到半年，他们便搜集到火炮700多门、炮弹50余万发，迅速组建起80多个炮兵连。

这支初具规模的炮兵力量，助力东北野战军在解放战场上所向披靡。辽沈战役打响后，在攻克义县的战斗中，朱瑞不幸触雷牺牲，年仅43岁。消息传来，全党全军为之悲恸。在清理他的遗物时，人们从他贴身的衣袋里，发现一份尚未写完的建设我国第一支炮兵部队计划，上面浸着他鲜红的血。

如果说朱瑞在延安窑洞做的是“选择题”，那么5年后，谭冠三面对的则是一道“填空题”。

1950年初，大陆残存的国民党势力已陷入穷途末路，新中国正以崭新姿态登上国际舞台。然而，在祖国的

大西南，仍有大片土地笼罩在黑暗之中——西藏，是大陆最后一块尚未解放的土地；农奴，是大陆最后一批被压迫的人民。不解救西藏、不解救农奴，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任务就不能算是完成。

正前往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发来电报：“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”。把红旗插上雪域高原的重担，落到了计划进驻川南的第二野战军第18军官兵肩上。

这一年，谭冠三年已49岁，是18军政治委员，也是军里年纪最长的党员。这位走过长征路的老革命在受领任务后，坦然告诉妻子：“我们不能在川南安家，更不能经营什么‘安乐窝’。进军西藏等于第二次长征，那我们俩就参加第二次长征吧！”面对全体干部，他带头立誓：“我谭冠三决心到西藏去，把老婆也带走，决心同藏族同胞一起，贡献自己的一生，我愿把这把老骨头埋在西藏。”

当年拿破仑率军翻越一座阿尔卑斯山就载入史册了，而对于进军西藏的官兵来说，前路横亘着的是数十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。谭冠三带头严格落实上级“政治重于军事、补给重于战斗”的指示，组织部队一路前进、一路开展政治工作。全体官兵始终严守群众纪律，保持着高昂的革命热情。

1951年10月，第18军进驻拉萨，西藏实现和平解放。漫长的边防线上红旗次第飘扬，百万农奴也开始砸碎身上的锁链。

解放西藏，是为了建设更好的西藏——铺在雪域高原的这张答卷上，仍有许多空白需要他们接着“填”。伴随着“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能忍耐、特别能团结、特别能奉献”的口号，他们在西藏开拓出了第一条公路、第一座机场、第一个农场……从此，雪域高原换了人间。

1985年12月6日，谭冠三逝世。根据他的遗愿，家人将他的骨灰埋在了这片高原。

从大西南眺望大西北，罗布泊荒

滩上矗立的墓碑，铭记着开国上将陈士榘用一生作答的一道“问答题”。

时光回溯到1927年，秋收起义受挫，革命处于低潮。在湖南水口镇的叶家祠堂，18岁的陈士榘毅然举起右手庄严宣誓，成为起义队伍中第一批被发展的6名工农骨干党员之一。毛泽东拉着他的手，问出了那个振聋发聩的问题：“为什么要入党？”

这是一个深刻且厚重的问题，要作答甚至需要一生的时间。上井冈山、走长征、挺进敌后、浴血江南，战孟良崮、决战淮海、打过长江……一路惊涛骇浪，一路浴血奋战，陈士榘立下赫赫战功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
革命成功了，但答卷尚未答完。此时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正面临帝国主义的严重核讹诈。不解决这个问题，人民的头顶上将永远悬着战争的乌云。党中央果断作出发展核武器的决策。要下“蛋”，必须先有“窝”。身为工程兵首任司令员，陈士榘率领10万工程兵，挺进大漠深处的罗布泊。

罗布泊是什么地方？“风吹石头跑，地上不长草，吃水贵如油，四季穿棉袄。”将军和官兵一样住土坯房、挖地窝子、喝咸水，夏天顶着40多摄氏度的高温，冬天迎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，一砖一瓦地在荒滩上修公路、建营房，开辟出原子弹试验场区。多年后，东方一声巨响，石破天惊——中国人民终于挺直了腰杆。

陈士榘后来也将骨灰埋在了戈壁滩上，为当年的那道“问答题”，画上了一个工工整整的句号。

三位战将，三道考题，三份答卷。时代始终在叩问后来者：一名真正的党员干部、革命军人，究竟该向党和人民交出怎样的答卷？

习主席告诫全党：“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，我们就要事不避难、义不逃责，大胆地干、坚决地干。”

长风掠过高原，枝叶簌簌作响。枣园那孔窑洞的灯火早已汇入历史的长河。而它照亮的答卷上，无数后来者正提笔书写新的答卷。



作家走军营

盛夏的山野，清风穿林，满目青翠。我踏着暖阳走进这座藏在山水间的军营——第82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所在营区。营区依山而建，地势起伏向上，朝南数公里有大河蜿蜒而过。走进营区大门，我抬眼望去，山巅一座古塔静静矗立，古朴庄重，令人顿时联想到延安，恍如穿越至宝塔山下。

迎着坡道前行，百米开外有一处文化广场。广场不大，但设计颇有特色。“不忘来时路”5个字居于广场中央，像一句叮囑。一道环形长廊雕刻着延安窑洞的质朴风貌，内侧的文化墙，细细铺展着这支部队走过的漫漫征途。

长廊以“忠诚猛士”4个大字为轴，一组浮雕如双翼伸展，向左是辉煌过往，向右是时代新貌。指尖抚过斑驳的纹路，一幕幕往事扑面而来。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，这支部队浴血奋战、功勋卓著。墙上定格的步枪、刺刀、手榴弹、爆破筒形象，是烽火岁月的铁血符号，承载着先辈不畏强敌、向死而生的英雄气概。

时代向前，战位更新。今天，该部的装备早已换羽新生。车载榴弹炮、反坦克导弹等赫然入画，成为浮雕墙上充满时代气息的崭新元素。

走到长廊尽头，我在一幅图片前停下脚步。那是一面该部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获得的旌旗，上面写着“神威大震，胜利前锋”8个字。图片右下角附有二维码，扫码可见一段文字：于1952年分两批入朝参战，战前经过整编、改装和临战训练；参战1年多时间，配合友军歼敌3306人，击毁敌坦克19辆，汽车11辆……

这面旗，是烽火岁月的勋章，也是一代代官兵的精神坐标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支部队用过硬作风多次向外界展示中国军人的风貌。1960年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期间，观摩该部500人刺杀操演示汇报后，说出那句闻名遐迩的感言：“我要告诫我的同行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，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。”

沿着营区主干道前行，路旁随处可见刻字的石头。这些曾经散落在山

路，在脚下延伸

■陈海强

麓、无人问津的乱石，被官兵随手拾起，刻字明志、以石寄情。红漆染红石面，荒石便成了营区里动人的风景。几块较大的石头，刻着“作风扎实”“生活朴实”等内容。一个“实”字，彰显着官兵的精神追求。

在火热的训练场，我见到了“陆军工匠”培养对象、三级军士长温班长。常年野外驻训、风吹日晒，让他的皮肤黝黑粗糙，看着比同龄人沉稳许多。这些年，温班长带着几名技术骨干组建了“技术创新室”，啃下一个个技术难关，已成功申报4项国家专利。聊起新型火炮，平日里沉静少言的温班长，瞬间

打开了话匣子：“目前，火炮分队就得着眼‘快、准、智’抓战斗力建设，适应快反作战，完成精确火力打击，实现智能化运用……”

放眼训练场，火炮列阵、铁甲生辉。官兵穿梭在装备之间，调试参数、检修装备、实操演练……动作行云流水，处处体现着他们日复一日的苦练成果。看着这群朝气蓬勃的官兵，让我对接下来将要与他们一同奔赴演兵场充满了期待。

我住的连队宿舍楼前，一副对联朴素却有力。上联为：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；下联为：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。

那天，会议室内讨论声此起彼伏。营连指挥员和技术骨干齐聚于此，热烈地讨论着在即将进行的野外驻训任务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。

新装备批量列装，战斗力迭代升级，官兵感受到全新的挑战。如何最大化发挥轻型装备机动快、响应快、适应性强的优势；如何让新装备快速融入体系、形成战斗力？一名火炮工程师的发言吸引了我的注意：新型火炮可按炮班编组乘坐、快速行进，便于随时转换状态进入战斗模式。快打快收、机动灵活的理念，早已根植官兵脑海。

连队宿舍楼南侧，一方小小园圃里，芍药和月季开得正好，一簇簇花骨朵儿蓄势待发。这里的一草一木，藏着军旅故事，承载军营情怀。自部队移防至此，官兵每次赴外地参加演习任务返程时，都会从当地带回根茎和种子，悉心栽种于营区。虽没有刻意精心照料，它们却多数能破土生长、蓬勃绽放。看着迎风摇曳的花儿，感受其顽强的生命力，我忽然觉得它们似乎与这铁打的营盘保持着精神上的一种融通。

闲暇时分，我登上营区后山。极目远眺，群山连绵起伏，大河滔滔东流。这片古老的兵家热土，承载着千年家国情怀。或许是触景生情，我的心头平添几许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的感慨。回望山下的营区，“不忘来时路”文化广场宛如一座巨大的摇篮……

路，在脚下延伸。这支历经烽火淬炼的雄师劲旅，铁血军魂从未褪色，忠诚信仰历久弥坚。年轻的官兵正在这条路上获得成长，时刻准备着奔赴新的战场。

读懂那束野花

■兰天

座小岛融为一体，他在去留之间犹豫时，也必然有着深深的不舍。而那些歌曲正是唱出了他的心声，帮助他作出了最后的决定。

那束野花被我带回住处，压在笔记本里。每次看到它，我就会想起那个战士的眼神，想起海风中那句轻轻的话：“我要留下继续守岛，守卫海防。”

几天后，我们来到另一个海防连队。演出结束，人群渐渐散去时，我注意到角落里坐着一位抱着孩子的军嫂——她是连队一名军士的妻子，刚从老家来队探亲。这时，队员吴静也走了过来，蹲在军嫂身边，柔声问道：“我们几个给您唱首《妻子》，好不好？”军嫂愣了一下，点点头。

“这些年的不容易，我怎能告诉你，有过多少叹息，也有多少挺立……”歌声响起的瞬间，我看到军嫂的眼眶湿润了。

听完，她拉着我们的手，动情地说：“听了你们的歌，感到很温暖……”那天，我们围着她聊聊家常，听她的故事，又一首接一首地给她唱《十五的月亮》《兵哥哥》《为了谁》……嗓子都有些哑了，但我们还是觉得不够。和她这些年的付出相比，我们一时的辛苦，又算得了什么？我们能做的，只有在这短暂的时间里，把心捧出来，把歌曲唱进他们心里去，给军人和军属一丝温暖和鼓舞。

这些年，“三包一挎下部队，打起



红军北上(雕塑,位于四川省小金县两河口会议纪念馆)

资料图片

1935年6月26日至28日，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，史称“两河口会议”。此次会议是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的一次重要会议。会议通过了《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——关于一、四方面军

会合后的战略方针》，正确地分析了两军会师后的形势和川陕甘、川康边的实际情况，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、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，为两个方面军的行动指明了方向。（澄意辑）

诗话

六月的风

■李正

一股风向我吹来
从四名战士的脚下
卷起千军万马
踏万水千山而过

这一刻，他们振臂有风
仿佛初夏正劲的温热气流
吹散了雾霾
磨亮了枪刺
直插向北

这风，带着温度
温暖了整支队伍
这风，带着刻度
标记出胜利的维度

如今，当我们再次经过这里
请放慢脚步
群山与雕像互为背景
让劲风掀起心底的波澜——
我们是风啊
无惧那山高路险
翻过去便是了